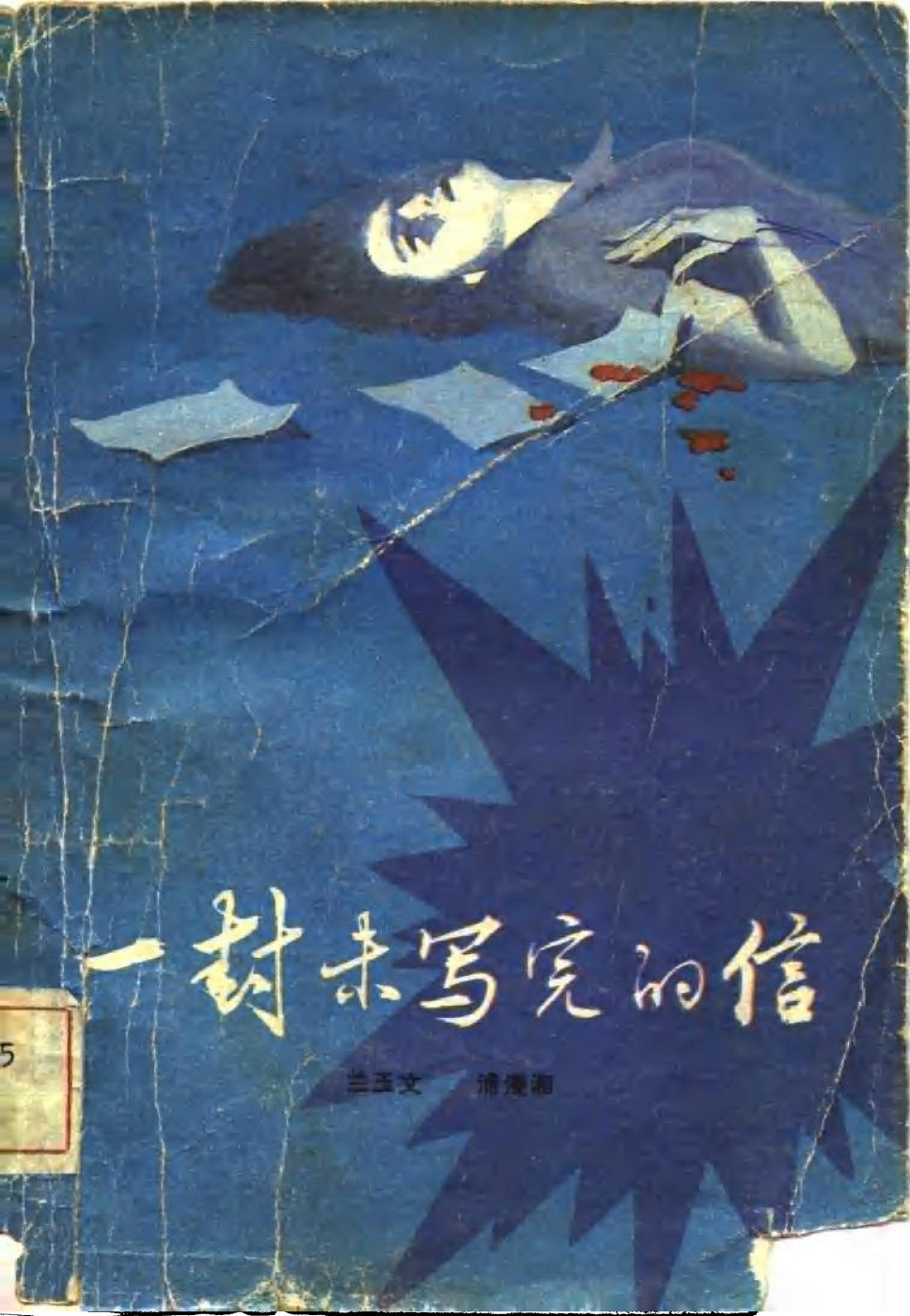




一封未写完的信

兰玉文 浦漫湘

I247.5
650
3

一封未写完的信

兰玉文 浦漫湘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哈尔滨

A834780



责任编辑：王敬文
封面插图设计：赵庭椿

一封未写完的信

兰玉文 浦漫湘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1 12/16 · 插页 2 · 字数 234,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5,500

统一书号：10093·376

定价：0.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侦破一起政治谋杀案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一个漆黑的夜晚，在某医院的女单身宿舍里，突然一声巨响，一位年轻、善良、正直的女医生被手榴弹炸死了。我公安人员立即赶赴现场。他们在出事现场发现了一封死者没有写完的信。一场侦察与反侦察的复杂斗争，便围绕着这封未写完的信展开了。凶手在哪里？第一个怀疑对象突然自杀；另一个相继失踪……尽管真正的凶手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但我公安战士并没有被他们的威胁和迫害所吓倒，为了维护正义和国家法制，他们勇敢地坚持斗争，直到真正的凶手全部落网。

目 录

第 一 章	女独身宿舍的惨案.....	1
第 二 章	可疑的神刀.....	16
第 三 章	伙 伴.....	38
第 四 章	齐野之死.....	61
第 五 章	走廊里的惊叫.....	85
第 六 章	一个女人引起的风波	105
第 七 章	爱与恨	121
第 八 章	他在潜逃中	152
第 九 章	第一次审讯	179
第 十 章	华海波的悲哀	200
第十一章	最后的抉择	225
第十二章	老医生的良心	241
第十三章	神秘的旅客	258
第十四章	爱情的悲剧	270
第十五章	生死之间	292
第十六章	奇怪的猫头	312
第十七章	求婚的礼物	334
第十八章	表哥与凶手	351

第一章 女独身宿舍的惨案

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来的格外早。刚进九月，辽北平原上的早早晚晚就凉气逼人了。在开河地区公安局院内一个灯光闪闪的独身宿舍里，侦察员小马穿上未婚妻刚刚织好的米黄色毛背心，对着镜子鼓圆了腮帮子，刷刷地刮着密密麻麻的黑胡茬，灯下，镜面上映现出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突然，他停下手，美滋滋地对着自己这张开朗而稚气的脸，神秘地微笑了一下。不料，这一笑被同屋的在外跑了多年“单帮”的老董看见了，他笑嘻嘻地上下打量着小马，挑逗地说：“行啊！小伙子的模样挺带劲，老丈母娘看了保准能相中……别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小心牙床子受了风……”

是呀！今晚，小马将同未婚妻毛影坐上一六〇次南下的列车去秦皇岛拜见未见过面的岳父、岳母。这件事本来早就该办了，只是因侦破一起重大案件而一直拖了下来。今天，毛影得知小马结案回来，两人约好了，就连忙往秦皇岛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了妈妈；老董这一挑逗，小马立刻涨红了脸，便一刀接一刀地加快速度，准备刮完了再回敬他几句，好准备上路。

这时，房门突然开了，公安局长张文军迈着稳健的步子走了进来。老董和小马从老局长庄重而严肃的面孔上，猜测着可能又发生了重大案件。果然不出所料，张文军急切地说：“开河镇发生了一起罕见的凶杀案件，地区医院的一名女医生被炸死……用爆炸手段杀人，这在近几年来凶杀案件中还是少有的”。屋子里的空气蓦地紧张起来，老董和小马凝视着老局长，象整装待发的战士一样，在急切地等待着老局长的命令。老局长会意地看着两位侦察员，下达了“立刻赶赴现场”的命令。小马扔下手里的刮脸刀，穿上警服，一阵风似地跟着老董跑下楼去。

院子里的两辆吉普车正待出发，侦察科副科长王浩和警犬员小周已等候在车里，他俩一上车，两辆吉普车同时射出四道耀眼的光柱，穿过公安局的大门，向开河镇急驶而去。

座落在开河镇郊的地区医院，四周全是密密麻麻的高粱跟苞谷，风一吹来，就象绿色的波涛起伏、翻滚。出事的现场——地区医院的独身和家属混居的宿舍，就隐落在这绿色的波涛之中。

夜幕弥漫着的星辰，惊呆地闪动着耀眼的光芒，辽阔的原野鸦雀无声。突然，天空飘来一块奇形怪状的乌云，象凶恶的天狗一样吞噬着淡淡的残月，一种可怖的黑暗笼罩着不安的开河镇。

警备车的灯光一闪，长鸣一声便停下来。车还没有停稳，王浩便跳了下来，内科主任于金兰擦着满面泪痕，急忙迎上去，紧紧握着王浩的手，声音颤栗地说：“人……已经……”说着，她又情不自禁地抽搭起来。

这时，正在指挥保护现场的刘长发急赶过来，他是地区医院革委会副主任，主管保卫工作。他一边和王浩握手，一边沉痛地介绍说：“爆炸是八点五十分发生的，死者田静是我们卫生局高副局长的表妹。”

“噢！”王浩打断了他的话头，随便问了一句：“高局长知道了吗？”

“不”，刘长发摇摇头，深表遗憾地说：“他今晚乘六点钟的快车上哈尔滨开会去了。谁想到他刚走就发生了这意外的事件……”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两人从小都失去了父母，在一起长大，虽说是表兄妹，却如同手足，要是他知道了还不……唉！”

王浩默默地注视着出事的现场，突然，他发现有一个人正扒在窗户上向屋里窥探。他丢开刘长发，急忙向那边走去，边走边回过头来以询问的目光看着于金兰。于金兰也注意了那个人，她紧跟在王浩的后面，有些疑惑不解地说：“是医院的老医生方振山，这里没有他的事，他留在这干什么？”

王浩再向前赶了两步，只见那个人影在墙角上晃动了一下就不见了。他警惕地在院子里搜索了一周，便象临阵的指挥员一样，沉着、简捷地下达着命令：“老董，你同这里的于主任谈一下情况，作好完整的记录，小马准备好器械，随我一起同刘主任视察外围现场，小周暂时待命。”

坐在车内待命的两个曾出过多次现场的司机，同时打开了车灯。这座独身和家属混居宿舍的院落，立刻控制在四道耀眼的光柱之下。爆炸事件发生在院落西部的一座坐北朝南两间起脊的瓦房中，房门开在东边，紧紧的关着，没有遭到

损坏；前后窗上的玻璃已被爆炸的气流冲成无数块形状不同的碎片，同室内的物品一起散落在外边。窗上只剩下四扇梯形的木架，空荡荡地立在那里。

小马来到房后，哈着腰，沿着灯光照射的方向，仔细地在地面上观察、搜索着可供破案的痕迹。突然，在一堆玻璃片的缝隙中发现了一条细小的白线头，他小心地用镊子往上一挑，便带出了一个黄色的金属圈。“手榴弹！”小马立即递给王浩，王浩看着这条不到六寸长的拉火环，微微地点点头，表示同意小马的判断。原来，他在进入现场后，根据对各种迹象的观察，就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手榴弹爆炸造成的，现在发现了这个拉火环，就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他小心翼翼地把拉火环收藏起来，又继续在窗台下角的地面上搜索起来。他已发现地面上有一趟模糊不清的脚印，正准备顺着脚印继续搜索下去。这时小马也发现了，并在一旁数着：“一、二、三，噢！是成趟的！”王浩一面观察着地面上的脚印，一面细心地琢磨着，觉得这鞋印超乎寻常，显得又大又宽，尺幅也不一样。经过仔细辨认，才从这些不规则的鞋印中，看出是交织在一起的两种不同的花纹。从踢土、运步的特征上，可以判定是两个人遗留下来的。一种是宽大的平纹布底鞋，后跟上还钉着一个橘瓣形的铁钉；另一种是带有水波浪纹的农田胶鞋。这一发现又引起了他的猜疑，心想：犯罪分子怎能同时进入现场呢？就是合谋杀人，也不需要两个人都来投弹呀！决不可能是两个人。那么，哪个是犯罪分子呢？为什么又同时留下两种不同的足迹？为了解开这个疑团，他又两手按地，腿半跪着，俯身认真地观察分析了一番。答案终于找

到了。原来，这两种鞋印是一先一后重叠在一起的，布底鞋都重叠在胶底鞋的上边，这便证明穿布底鞋的是最后进入现场的。同时，根据在窗前发现的胶鞋多处重叠的迹象表明：穿胶鞋者曾在现场反复徘徊多次，似乎没有明确的目的；而穿布鞋的人一来一去，正好两趟，没有重叠，来时步幅小而平稳，去时步幅大而慌张，这便可以初步判定，后来者是犯罪分子。那么，那个穿胶鞋的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在发生爆炸前的短短一段时间里来到现场，又是什么事使他那样犹豫、徘徊、踌躇不定呢？他和犯罪分子是什么关系，有无牵连？这一连串的问号接踵而来，又引起王浩的深思。

恰在此时，小马又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他在窗台西角内侧找到了几片较大的玻璃片，被打碎的断面是由外向里、呈放射状，正与落在院子里的由内向外放射的相反，而同残留在窗框边上的一致。王浩接过小马从窗框边上起下来的那块玻璃片，又反复地打量了一会足迹和窗台的位置距离，肯定地说：“这个残忍的家伙是‘左手活’。”小马赞同地连连点头说：“是的，犯罪分子隐藏在窗台的西侧，用左手将手榴弹投向室内的！”本来根据现场的条件，在窗台东侧投弹更加方便，而他却偏要转到西侧，以此可以证明犯罪分子不是‘左手活’，就是有意转移视线。”

确定犯罪分子的足迹之后，王浩便转向屋里，向正在待命的警犬员小周命令道：“追踪！”

小周立即带着那条细高而矫健的警犬，飞快地来到窗前，指了一下已被王浩用粉笔圈上的印迹，大声命令道：“山鹰，嗅！”山鹰是一条经过严格训练，而且是久临现场的“老兵”，它

能在极其复杂的气味中准确迅速地辨别和牢记着追寻的目标，它熟悉主人的每一个手势和口令，非常机智勇敢。当它听到了主人的口令，就象即将冲锋陷阵的“勇士”，机警地竖起两只小而尖的耳朵，沉着地抖抖乌黑发亮的细毛，敏捷地窜向窗前，半跪下前腿，将鼻子紧紧贴在印迹上深深吸了两口，停了一会，又高高地竖起尾巴，左右摆了两下，表示已经将气味记牢。小周看它这样迅速而纯熟地牢记着追寻的要领，满意地命令道：“追！”

话音未落，就见它纵身跃起，然后又将下颌紧贴地面，发出两声噗哧噗哧的喷气，把地下的泥土吹得四下飞扬，敏捷地向黑暗中冲去。

小马在屋前房后对现场作完了最后一次复查，走到房门口刚要伸手去拉门，突然看到门旁有两块半截砖头整整齐齐摞在一起，侦察员特有的敏感，使他立即意识到这除有意的人为而外，任何自然力是无法形成的。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搬开上边那块砖头，一幅层次丰富的人物肖像，立刻映入了他的眼帘。他迅速拿到灯下，仔细地端详，觉得非常面熟，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啊！他很快认出这正是死者田静的生前照片。她半侧着身子稍稍向右依去，那丰满的嘴唇上含着隐隐的微笑，浓密的睫毛下一对秋波似的眼睛，饱含着无限的深情，她象是注视着遥远的前方，又象在向谁倾诉着满腔的衷情。一件合体的薄薄短袖衫下，衬托出她那高高隆起的胸脯，显得那样丰满合度，端正秀丽。小马端详着照片，情不自禁地想到，“此时此刻她有多么欢快和幸福啊！可是现在她却被害了，这样年轻的生命被毁掉了。她到底为什么

被杀？谁是凶手？他思索着，再看看照片上那张微笑的嘴角，然而这张嘴却永远不能给他作出回答了。他又一次仔细地端详着照片，才发现这不是一张完整的单身照片，显然在田静的右侧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断定是两个人的合影。既然能合，为什么又要分开呢？而这个被分开的人又是谁呢？他看了看照片撕裂的断面，像纸上的纤维没有半点磨损和折叠的痕迹，显然是刚刚撕断有意放在这里的。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和爆炸事件又有什么联系呢？一连串的问号，一个接一个地涌上他的心头……”

突然，一阵急驶的马达声打断了他的沉思。随着几声清脆地长鸣，一辆摩托车已停在他的面前。一位身材高大的陌生人敏捷地跳下车，不慌不忙地在院子里巡视了一下，径直向房门走去。小马机警地拦住来人，严肃地问道：“同志，这是警戒区，没经许可不能随便出入。”这位足有四十开外的陌生人，两眼闪着坚定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小马，友好地伸出了手，热情地说：“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我是新来报到的刘锋。”

“啊！您是……”，小马惊喜地望着刘锋，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这位新领导的欢迎。可是，小马的眼睛一闪，又立即流露出疑惑的神情。这神情的变化，虽然是那么迅速，可是刘锋却看了出来，他完全猜中了小马的心思，立即从兜里掏出了介绍信递给小马，有意提高了声音：“你是小马，局里有名的一门小钢炮，我没有认错吧？”

小马看过介绍信，心里的疑虑一下子烟消雾散了。刘锋——这个名字他有多么熟悉啊！不仅是他这个公安战线上

的新兵，就是一些老公安战士，有谁不佩服刘锋这个足智多谋，专打硬仗的能手。就是他小马，一连也能讲出几个关于刘锋“过五关斩六将”的侦察故事。前几天听张局长说过，要调他回来当他们的科长，他天天盼望着。没想到“神从天降”，刘锋竟在这起罕见的凶杀案一开始，就突然来到他们的中间，他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一时不知道说啥好了。竟象听到口令一样，把两只脚跟一碰，来了个举手礼，又亮开嗓门说：“侦察员马威，向您报告，现场正在勘查之中，现在听从您的指挥。”

刘锋来的确实神速。原来，早上干校政工组通知他，公安局要调他回去工作，明天就得出发。还没等他离开干校，张局长就打来了电话，要他从干校直接赶到现场。刘锋见小马这样严肃认真，而又略带孩童气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走上前去狠狠捶了两下小马的肩膀，亲热地说：“行！象个战士的样子。”便向屋里走去。

小马跟在他的身后，边走边说：“刘科长，现场上暴露出的疑点很多，情况十分复杂。”

他们穿过厨房见到屋门原是由外向里开的，爆炸后，虽然木板和玻璃已被强大的气流冲破，但因门框变形而关得更紧了。小马刚要用手去推，被刘锋一把拽住了，严厉地说：“注意原始现场。”小马立刻意识到自己差点干了一件冒失事。刘锋并不急着进入室内，他在走廊的通道上走来走去，茫然地注视着地面，一会又凝视着进入走廊的第一道门。小马好奇地看着这位老侦察员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他真不明白，勘查现场不进入室内，为什么老在走廊的地面上打转转呢？也

许是这位老侦察员发现了自己看不到的秘密。刘锋好象从地面上辨认着什么，然后问小马：“你们在进入现场时有人来过吗？”

小马说：“估计没有。”

刘锋没有再问下去，便小心地将头探进屋里进行观察。他清楚地看到死者被炸断的左臂横担在门坎的边缘上，腕上的手表已经停摆，时针指到八点五十分。为了不破坏原始现场的位置，他把照像机顺着炸开的板缝伸进去，对室内进行了全面的拍照。然后，刘锋便从板缝里敏捷地钻进屋里。屋内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虽然许多物品都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但还可以看出主人生前的布置是很整洁大方的：门对面放着一张单人床，东侧一个立式双层书橱，里边放满了各种科技、医学书籍，书橱的玻璃已经全部震碎；北窗下放着一张小型的红漆木写字台，一条腿被炸断，正好担在一把倒斜的椅背上。死者的面目已经模糊不清，头东脚西地仰卧在桌下的一片血泊之中，左腿从膝盖下炸断，右手半伸着。一支深灰色的脱了帽的钢笔同一张《开河日报》掉在东墙根下，上面溅满了血迹。看来是死者在被害之前曾阅读过这张报纸，而且还正在用钢笔伏案写字。这是一张三天前的《开河日报》，头版头条报道的“地区医院青年大夫齐野首创小儿麻痹手术一百例”的标题上用红笔划了三个大问号，并在齐野的名字上打了一个红叉。钢笔里的墨水虽是红色，但报纸上的墨迹又不象新留下的。那么死者被害前坐在这里写什么了呢？于是他便拿着笔在桌前作了一下试验，按照推断的方向将尸体的上肢轻轻的搬起，他立即发现了一叠原稿纸，上面写满了字，字迹虽

然被鲜血染得有些模糊不清，但从断断续续的字里行间，仍能看出这是一封前面没写收信人，后面没有落款的没有写完的信：

.....

给你写信，你也许会感到很突然吧，我知道你怨恨我，责怪我。你看过这封信会更怨恨我，也许永远不会谅解我，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今天，我经受了一场极其痛苦，极其沉重的思想斗争。大自然是多么美好啊，而人生却是那么艰难，斗争又是多么复杂无情！当我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并为它而斗争的时候，我就被蒙骗了，我是那样天真，那样幼稚，轻意地相信了他。特别是永远不能饶恕我自己的是，我作出了那样匆忙的选择，直到现在，我才真正地认识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也认识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可是现在已经晚了，一切都来不及挽回了。你错了，你还在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多么痛心啊！这是血和泪的教训。我要揭穿他，揭穿一切。惧怕会使人屈服，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才能无所畏惧。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发现了这个阴谋事件，我要揭穿，要让我的朋友，我的亲人和同志们警惕，擦亮眼睛。狼有时会披着羊皮，毒蛇会化装成美女。这就是我为死去的亲人，为党所能做到的一切。我要为正义、为真理而斗争到底，哪怕是牺牲我自己。我多么希望你和我还会象过去那样放声歌唱，纵情欢笑，驱散笼罩在心头的那块迷雾，除掉压在心头上的那块石头，轻松而愉快地工作。

学习和生活。

我感到我的心里是多么苦，比吃了黄连还苦。我不愿意追忆往事，因为它给我留下的只是很少很少的欢乐，而更多的却是痛苦。失去了的东西，也许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一件衣服破了可以缝补，而一颗心碎了，再也无法医治……我痛苦，我愤怒，我要大声地呼喊，我要放声痛哭……生活号召我去反抗，去斗争，总有一天，人们什么都会清楚，这一天很快就要来了。……

再有，关于“小儿麻痹手术一百例”“成功”的消息，已在《开河日报》上发了头版头条，也许你已经看到了，对此，我坚决……

……

信断了，不！是随着女主人的生命完结了。而这位女主人万万没有想到，这封没有写完的信却成了她最后的遗言。刘锋的心情也随着沉重起来，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这是一个女人的心灵的自白、一个纯洁的灵魂的写照。虽然她未能写完，但字里行间充满了痛苦、悲伤、愤怒和倔强……这是一个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的心灵的倾诉。那么，她在向谁倾诉呢？她的忧虑和已经遭到的不幸，究竟和什么样的重大阴谋相联系呢？她，这个被杀害的女医生，信的主人竟要和谁斗争到底呢？为什么没有来得及斗争就被杀害了呢？此时此刻，刘锋虽然来不及深入地去思索和分析这些问题，但从这些理不断的念头就足以使他感到这封信的分量有多重，而这个女医生没有来得及回答的问题，正

需要他作出准确的回答。这封信的背后按照他常用的话说，有“戏”，而谁是这出戏的主演，谁又是这出戏的导演呢？想到这里，他更加感到案情复杂了。他忧心忡忡地想：“对于这样一个线头复杂的案件，在没有掌握全部证据之前，匆忙地作出假设来，这是绝大的错误。那样只能导致判断的偏差。要寻求正确的答案，只有在迷雾重重的大海里，探索正确的航道，才能把航船引向光明的前程。当云消雾散，回头再看自己走过的险路时，你才真正感到一个人民侦察员的价值。”

“啪”！一声枪响，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在茫茫的黑夜中回荡。由于爆炸而惊飞的乌鸦，刚刚归窠，又惊飞起来，发出呱呱的怪叫，给尚未平静的市镇又引起一阵惊恐和不安。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也把沉思中的刘锋唤醒，他觉得枪声是那么近，就好象在他耳边呼啸而过，他转身大步朝枪声走去。

“唉呀，小周，你这是怎么搞的，怎么稀里马哈地乱来呢？”王浩边说，边把小周举枪的那只手放下。

“你没看着吗？‘山鹰’的耳朵都快给咬掉了。”小周愤愤不平地回答。

“那也不能在镇内打枪呀！你违犯了我们公安干警必须严格遵守的‘八大纪律，十项注意’，你是执行任务的，怎么能稀里马哈的呢！”“稀里马哈”，这句话是王浩常用的口头语，特别是在他着急或遇到什么不满意的事情时，就更爱说这个口头禅了。虽然有的同志经常抓住这句话开他的玩笑，可是他已经习惯了，一直没有改掉。而小周呢，一听到王浩一连说了几个“稀里马哈”，心里感到很是委屈。本来，“山